

二、“湘西世界”——爱与美无处不在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自然山水被描绘得逼真美丽，让人留恋忘返。《边城》中描写湘西的水：“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底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大有柳宗元《小石潭记》的神韵和意境。而《长河·人与地》中对于桔园的描绘简直就是一首诗、一幅画，更是让人心旷神怡：“树不甚高，终年绿叶浓翠。仲夏开花，花白而小，香馥醉人。九月降霜后，缀系在枝头的果实，被严霜浸染，丹朱明黄，耀人眼目，远望但见一片光明。每当采摘桔子时，沿河小小船埠边，随处可见这种生产品的堆积，恰如一堆堆火焰……。”流连美景，让人目不暇接。此时，我们也仿佛看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写《桔颂》时情景。湘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与之相契合的风物。西水岸边的吊脚楼、碾坊、渡船、白塔、竹篁，以及逢年过节的舞龙、耍狮、龙舟竞赛，连茶棚的小街、码头的景象也俨如一幅风俗画、墨彩交融。这些都与都市污浊、腐烂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环境是如此美好，而生活在其中的湘西人更是美的化身。《边城》中的翠翠简直就是大自然美的杰作：“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因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而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的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连她周围的人也“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翠翠和外祖相依为命，以摆渡为生。渡头属公家所有，过渡人本不必出钱。但辛苦了这老人，心中总是不安，临下船时总要抓一把铜钱掷在船板上，留给祖孙俩零用。老船夫则是坚决不允，依然塞到那人手里。有时却情不过，便用这钱买来茶叶和草烟，招待过往的客人。老船夫“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老人死后，令人感动的是曾对老人因误会而略有怨气的船总顺顺竟能捐弃前嫌帮助料理老人的后事，还派杨

马兵照顾翠翠以后的生活。小说中的人物从老船夫到船总顺顺，从翠翠到催送兄弟，从杨马兵到其他人，都能互相关心、真诚相待，彼此间的感情如一泓清泉，清澈见底。“虽然也照样有人事上的得失，……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③在这里，人与自然交汇融合，相得益彰。这种诗如画，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让人仿佛进入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

总之，作者通过对“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的描写，讴歌了具有爱与美的人性和生活，同时也在为时代大力挤压下爱与美的行将失落而深感焦虑。这种情结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随处可见，也十分耐人寻味。

拨开历史的烟雾，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以其创作的独立和独创精神、揭示人性和人生的丰富性以及乡土性和现代性的结合，重新受到世人注目和推崇。”作者本人从自发到自觉遵守文学规律的特殊成长历程，也像一块珍贵的文学化石标本一样，赢得无数后人青睐。“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其中透露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文学力量发出的典范光芒，终久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愈久弥新。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题记》，见《沈从文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2]沈从文.《边城》，见《沈从文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3]谢宗权.《解读沈从文的〈边城〉》，见《文学研究与学术规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角色扮演的重要性

李晶

(河北省固安县马庄中学 河北 廊坊 065500)

了解一种学问，我们常常可以换一个角度。我认识“角色教育”来自我们的校长何志杰。他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对不同“角色”的扮演，他从一个教师到主任到副校长到校长到人大代表。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对教育的热爱和对教育的不断开拓与创新。

所谓角色扮演，是学生们在阅读文本以后，头脑中形成一种情境；这种情境会用剧本的形式外化出来，于是就有了众多的角色；众多的角色由学生们来扮演。这些角色不是站在知识之外看待知识，而是知识的一部分。众多的角色以及角色的内涵，就是众多的知识点。角色扮演的组合，关注的是知识间的相互联系。比如：数学里“分式的混合运算中”，几个人分别扮演“加、减、乘、除、乘方、开方、约分和通分”。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自述词，面对法则，展现的是运算的先后关系；面对计算，各自有承担着计算的任务。这样，就很好的把知识点的学习和训练结合起来。这种方法的要义在于，要知道“我是谁”、“我在整个知识系统中的位置”、“我和其他角色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原理：一出戏剧的任何一个演员都需要通读剧本（我们叫课本），每一个演员（我们叫角色）都必须明白自己在整出戏中的位置（角色联系或知识联系），在与其他演员紧密协作下才能演出好剧。所以角色扮演的“角色”，我们提倡是知识性的，训练性的。我们反对把角色扮演的课堂，一律变成小品的课堂。老师累，学生也不轻松。不能为了角色而角色，最直接的角色往往最实用。

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人都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可能把每一种角色都经历一遍，当我们把“角色扮演”引入课堂，学生便可以尝试各种自己喜欢的角色，并延伸出他对角色的认知和定位，于是我们的教育便实现高效，实现了自主，也就实现了“寓教于乐”。

角色扮演的重要性体现在：

一、无限地刺激孩子欲望和想象力

一个人如果吃得苦、受得了辱、扛得了累、交得了朋友，就是一个“角色”了。

宋徽宗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这是他融入的角色，工笔画鸟写实如摄影，瘦金体促进后来印刷字的发展，园林艺术影响后世；甚至是一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他做皇帝简直就是角色扮演，结果呢？政治上乌烟瘴气，父子二皇帝最终被掳北番，客死异国。

角色在教育中使用，可以无限地刺激孩子欲望和想象力。在知识的天地里寻找自我的支撑、存在的价值，在人格的成长里建立和完善理想信仰，生生不息、源源不断补给动力。

例如：家庭当中，父母鸡吵鹅斗，别指望孩子彬彬有礼、心气平和；父母酒气冲天、麻雀满天，就别指望孩子鲤跃龙门、光宗耀祖；父母虚情假意、奸懒滑坏，就别指望孩子能诚实厚道、守信重义；父母心胸狭隘、就别指望孩子抠门守财，就别指望孩子抱负远大、慷慨豪迈。父母有父母的角色担当和角色使命，在这种担当和使命之下，要有好的角色装饰、角色认同和角色定位。

家庭教育的成功与否关联着学校教育能否成功。家庭教育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明确自己的角色，严格定位自己的角色，就是在利用角色的力量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教育。

当然也可以互换角色，让“孩子做一日家长”“家长做一日孩子”，近些年有些反映家庭教育的好多小品，就是采用角色互换或者角色误换作为笑点。笑过之后，是不是感觉到这是一个好方法呢？是不是可以治疗“公主病”“少爷病”呢？是不是让家长也能从孩子的视角，体验孩子的世界，寻找到大人生活和成长的依据呢？

红色旅游，穿上红军的衣服，背上背包，重走长征路。穿上汉服服装，行古礼，摇头晃脑读经典。戴上3D眼镜或者VR看电影，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我们这些体验式的活动，看似玩乐，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角色扮演”。在这样的扮演中，我们得到了不只是体验，还有对这一角色的态度。当你想扮演某种角色时，即表明你对这一角色感兴趣，想要对这一事物或这一状态有尝试的欲望，好奇心被激发，得到的就会比较多了。

角色、角色变化，各种角色的定位不同；定位不同，境界和格局就不同，舞台就不同。

二、让学生走出“教而不会，会而无用”的怪圈

角色认知需要角色支撑。这些支撑就是角色本身应该有的根据，继而为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我们将角色引入教育领域，就有了角色教育；引入教学，就有了角色课堂、角色作业、角色作文。角色之所以可以引入教育就在于角色的这些功能和特性，即：角色的认知性和定位性，角色的行为性和约束性，角色的期望性和培育性，角色的态度性和价值性，角色的境界和格局属性。

“进行角色展演”是解决学习内驱力的最好手段，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为了展演好，学生势必要进入角色，为自己的“观点”构建“支撑”。人的天性中都是有表演欲望的，让学生把他的学习成果当众亮相，互相欣赏，互相学习，是鼓舞也是鞭策，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去学习攀比的欲望，从而你追我赶、见贤思齐。

引进角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不再满足于学会和会学，更重要的是会用，会创造性地灵活地运用。进行角色化学习可以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复杂的内容简单化，无序的内容有序化，枯燥的内容趣味化，冷漠的内容情感化。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内驱力，使厌学变为爱学，使苦学变为乐学。学生在担任一个职业角色的过程中，就会把那个角色的个性特征学习过来，尽量模仿其性格、气质，并有所创新。由于人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不断的角色定位过程中，他能够找到最符合自己个性特征的那种角色作为理想目标，并不断努力，塑造、发展、完善自己的个性。

由此可见，角色课堂不仅充分体现了新课改的精神，而且还是对新课改在实践操作上的拓展和创新，非常富有生命力！